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

藝文類稿續集序

欽獲交於畏齋薛先生蓋雅所誦法進先生持憲
虔南遂納祿行欽奔走中外已而歸田習嬾成性
不相聞問者二十余年然慕義懷賢私心特嚮往
之間於士友獲覽先生藝文集因請卒業先生以
續集見遺欽曰觀於先生之文而知道之相人也
道原於天而具于人心其存也渾淪而萬有昭融
擬之而不可象道也而莫非文也其發也充周而
觸接變化探之而不可窮文也而莫非道也此曰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亦惟深於道而已聖學
不明異端蠱起乃若後世胡可易焉固有揣摩古
昔高談性命自謂布帛菽粟而實則猥凡施於清
廟明堂與章甫大烹並則駭矣其失也陋亦有陶
埴萬品巧擬雕蟲片詞隻字駕稱秦漢猶之士其
芻狗將安用之其失也靡陋則使入長步濶
博文不為而其甚者則不立文字論於佛氏
使人騁奇鬪艷盡態極妍屹屹窮年而靡所
斯二者蓋岐道與文而二之也不觀之天地

道健而日月星辰之麗，雨風露之布，文也。

順而山川之流峙，鳥獸草木之發育，文也。故聖

之學無動靜無內外一則純二則駁，以此例天

之士其將遁乎？先生抱性穎敏，早歲蒐獵墳典，振

藻藝林，顧慮口耳無裨，取宋諸儒書讀之，證以孔

孟上泝六經，推見端緒已，又反求諸心，虛明冲默

窺見天人之際，作為文辭，直吐胸臆，所稱知行合

一動靜相成不一而足，如曰格物以致知也，致和

以致中也，道問學以尊德性也，蓋由無欲以收主

靜之功不離事境不落言筌於孔門博約處廷精
一之旨大有發明若其體裁淡而不厭瞻而有章
卓然不詭于作者之塗視世所譏者霄壤矣故曰
觀先生之文而知道之相成也稽之於古言道則
文在其中河出圖而八卦列洛出書而九章陳是
也言文則道在其中羲以畫而易象昭禹以疇而
民彛叙是也繹而思之端可識矣後人不察猥曰
文以載道曰文者貫道之器波固詞章流也子貢
以穎悟稱於孔門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而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討而聞也猶不免岐
而二之何歟其殆未聞一貫之前乎先生年逾進
心逾下而學逾邃將深造自得底於醇大刊落枝
葉得意忘言則斯集者非先生之緒餘哉覽先生
之文者可以道焉興矣

隆慶庚午秋九月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四明范欽撰

長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明州招寶山觀海

早春江行

閨中有少婦

聞昔有鷓鴣

月下雲竇觀瀑布

過南嶺天柱時丁酉冬孟

金鰲行

惜春行

賀總制鑑川王公

徐君父母雙像贊

茉莉

答羅中溪

天河

蓬山高行贈李古橋七十

答友人觀梅

秋望

擬當墻欲高行

章江待月歌

後章江泛月歌

贛州道中

題瀘署池亭

謁岳武穆祠

中秋雨霽

早春出郭

侯三峯李燕厓潘石

九日登薛家樓

與羅念菴偕王尹

匡南主人招飲不果赴酬

石城院中遇雪

虔中泉亭新成

同曾少岷宿龍岩寺

焦山

出都門

庚寅從諫省出佐藩府登黃鶴樓

偕趙大叅孫揚二憲使晏凝翠亭

和董璜溪

秋日登鐘鼓樓

贈符韶州

遊天池時癸亥八月

再登城北樓

小集東湖分韻

贈祝岫嶠憲副之松

葺小圃書花竹水石四絕

贈高時齋三府述職

七十自慰十首兼呈友人

百子園行贈三府唐

贈斗南黃同年起用棘寺

扇頭小圖

贈南屏同志

偶成

張餘峯憲副見訪

聖節

六十

自修

七十

養生

閑居雜咏八首

時事四首

贈邑侯杜慎齋築楊舍城成帳詞并調

文

與林念堂巡撫書

與蔡春臺太守書

與何吉陽少宰書

與李義河憲副書

與林石溪書

擬論時政書觀政禮部試題

與宗兄方山提學書 其二書

與陸五臺少卿書

與總制王鑑川書

與春臺蔡兵備書

卷之二

楊舍叅府題名記

靖江尹賜谷王公去思記

題儒學愛溪書院記

昭遇錄序

壇經序

賀李老夫人八袞序

贈義河李公涉山東憲副序

武舉鄉試錄前序

武舉鄉試錄後序

贈李繼泉榮膺簡命序

賀郡守少涯許公誕辰序

心學淵源錄序

晴雲詩并小序爲季老夫人壽

沈太安人墓表

亡兒太學生造墓誌銘

緒言引

書張氏心父詩集後

薛氏族譜序

壽李中丞臺南序

卷之三

存心致知論

汝爲君子儒論

攻乎異端論

雜論六篇

學庸章句疑義五條

代友人草疏六條

思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錄目錄

長齋薛先生藝文類稿續集

卷之二

明州招寶山觀海

夜半瞳矐上日光此州東下是扶桑垂空羽翼吾方歛
捲海扶搖莫謾狂千艘樓船猶下瀨九州錯貢只淮陽
當年怪底任公子緇犗從來祇望洋

早春江行

東風變鳴鳥春色與行謀浮生離未得且復隨孤舟帆
影入雲盡江聲逐吹流鳧鷖爾奚役來往如予求

閨中有少婦

閨中有少婦戚戚嘗慘惻望夫夫不迴心逐柳條碧春
風日夜吹一吹長一尺安得萬尺長遠寄關山北

聞昔有鷄鷓

傷時也薛子作幕於楚有欲委以權政者私告曰此有羨薛子辭焉而作是詩

聞昔有鷄鷓違風集東魯迢遞越故鄉徘徊慕儔侶朝思玉山禾暮憶崑崙醴殊俗駭尤物傾觀聚朝市饗之用大牢籍之以文俎憂愁不能食以意相告語避難來上國感子良慰煦柰此稟性偏乾坤限賦予毛嫵天下妍魚鳥逝深阻有目非嬋娟有耳非鐘鼓從欲意所便違之祇自苦魯人相睥眄奔走問尼父反袂不忍言潸然淚如雨

月下雪竇觀瀑布

女媧斷巨鰲揮刃裂東極層崖噴飛瀑直下二千尺天
風蕩滴之點點殊璣射姮娥散澄彩一一手親擲清輝
洞肌髮疑是銀河容分得夜光歸猶能照東壁

過南廣天柱時丁酉冬之孟

怪石從何來凌虛聳孤秀想當開闢時霹靂與天闢消
涓嵌乳泉脉脉瀉神溜爾輩莫輕捫雲雷隱岩竇

金鰲行

千山萬山如坂疊一山中斷連環缺巨鰲高踞斷巖頭
百川帖帖不敢流琳宮貝闕浮簪珮扶搖欲去人間世
我來直上高揖之恰似蓬萊東沈時松聲竹韻飄天杪
天吳渤海俱傾倒神怡意愜不肯歸持竿欲試任公巧

巨壑藏舟有時失况此區區一舉石山僧記取慎勿驚
只聽夜半鳴風霆

惜春吟

莫惜春春光無賴堪愁人昨 待盃問桃李東風一夜
飛紅塵紅塵去去不復返朱顏暗逐朱樓晚人欲惜春
春惜之今年非復去年時空復長亭怨楊柳鉛刀不割
長相思君不見阿房宮闕未央殿橫空突兀稱秦漢一
朝煨燼飛劫灰能得春光幾時看又不見顏回短折楊
雄貧窶嗚寂寞空皇墳高風古貌祠千古中庭草木輝
陽春春去春來只如此分陰寸陰總由爾山上松澗中
芷不照春風照秋水年年嘗在春風裏

賀總制鑑川王公平戎之作

漢武當年騁志雄窮兵方始慕南空豈如垂拱訖長策
便可招携啓駿功無數氍裘齊順義一時山岳共呼嵩
天生豪傑臣 神武盡服南夷與北戎

故并
其之

徐君父母雙像贊

有美二人婉其清揚譬彼雙鳳將翔將翔遠而望之若
冀缺之磕野即而覩之類孟光之配梁可以作肅可以
發祥可以範族可以正邦仰其似則丹青之所傳者既
已興起乎后覺而探其貞則丹青之所不傳者有不啓
佑于充疆者耶

茉莉

小花名茉莉枝幹與人長
今夕何爲者清香到草堂
移盆依舊砌切玉引新粧
踈影搖初月依稀十二行

答羅中溪

空有形骸在都無少壯心
感君詩見及愧我力非任
花鳥樽前隔雲山夢裏尋
尚餘飛動意伏枕聽兒吟

天河

河行雖在地其氣已經天
日月雙輪轉乾坤一線懸
風清牛女渡光動鵲橋連
畔岸知何處支機莫浪傳

蓬山高行贈李古橋七十冠帶

旌陽之墟

下有石窟通江湖，炯然青映此誰老。云是易人之遺苗，
陰符藥灶本自有名姓。已復書天巢身當白日，隱城市
心同秋水無塵囂。今年甲子週七圖，表手種度索三千。
桃邇聞福德在吳越，怪底夜夜精光造州司。及門致官
幣，信史亦復流青標。我今並爾齒差長，曾夢騎鹿傾天
瓢。地年葬約倘不負，執手大笑蓬山高。

答友人觀梅

月上疎枝空過影，風來密戶有餘香。方知仙子尋姑射，
不送東君問楚狂。

秋望

新秋足力強舒此凌雲目
江色飽新濤山容澹孤木
大道本逶迤吾人傷局促
何當縱羽翰千里追黃鵠

擬當墻欲高行

天傾地缺乾坤全遺榮棄好
神明安百慮不如一閑夷
齊盜跖各賢其賢促促妻
妻蠅螾轉丸願從王喬戲
青天揮手謝時人一往不復還

章江待月歌

臺中仙子逸興多邀我夜半遊
銀河微風颯颯吹五兩
白雲已足供吟哦中流直下混空水
飄飄恍恍惚疑凌波
此時明月踰三五停樽佇待清光過
天公於人亦有妬

雲綃霧縠遮娉娥短簫長笛吹不徹空令萬炬如星羅
良辰佳會信難并去年已作中秋歌今年中秋誰料得
當飲不飲空蹉跎盃中有酒盤有蔬與君携手登長坡
瑤池玄圃祇孟浪江山眼底堪婆娑明朝酒醒各分散
縱有清樽奈爾何

後章江泛月歌

吳門先生倚棹謳微吟短韻驚中秋巫陽驅羣掃雲霧
青天送出金銀樓森森桂樹一萬丈清輝下映清江浮
仙翩躑列瓊席乘風馭氣隨輕鷗金波激灩入簫鼓
馮夷起舞湘娥遊舉杯浮白爭調笑笑我料事今然否
今秋非復昨秋月安用往事空相尤我亦自哂還自許

此理未可尋常求妖墓薄蝕古來有玉川稽顙旋虔劉
天於下上果無意昔何障翳今明眸不然戰士三十萬
鐵甲未解天爲愁欲令乘夜騎胡虜故教高照關山頭
杞人漆室懷隱憂常願清光覆九州調和燮理古儒事
諸公况復臯夔儔年年此月仍此夕不妨共醉看江流

贛州道中

結髮從宦遊飄蓬轉天涯昨辭章門柳今泛庾南槎
庾國非我鄉炎方非我家我家湖水曲結屋青山崖秋露
忽已零不採簷前華空復夢中往失路生咨嗟

題瀘署池亭

牙纛開三蜀旌幢鎮百蠻江空烟鳥出野曠鳥魚閑關

圃通幽徑穿池落遠山吏人休報事公在水雲間

謁岳武穆祠

賣盡南朝國將軍尚力爭英雄千古恨酒雪幾時平東
海羅精衛南湘採落英一朝來莫爾亦未慰蒼生

中秋雨霽

千里何曾隔清輝到益州關山記遊子風雨避中秋桂
缺憑誰補烏飛未擬休獨驚零露下空外有瓊樓

早春出郭

千林靜無語而我覺春醒載酒過僧寺穿雲問草亭山
空青入燒天遠白浮汀何處飛來鶴依人繞翠屏

侯三峰李燕崖潘石溪招飲牛頭寺

一身苦于役云胡此上方宦情於髮減客思與秋長落
木峰千點清江鴈幾行與君俱異域那不盡壺觴

九日登薛家樓

傑構從何日清標與我期宦遊堪地主客路是天涯白
日浮軒蓋清江映酒卮重來君憶我記取菊花時

與羅念菴偕王尹二進士遊青原

千峰繞佛足一徑入松聲天外流笙磬雲中引旆旌石
藏僧貌古泉寫客心清到晚看山月樓頭上幾更

匡南主人招飲不果赴酬之以詩

青草王孫地朱樓帝子家相期訪雲水無路覓烟霞接
簡虛明月裁詩問落花春歸還遲爾叢密岸烏沙

又

構結烟霞外，心期汗漫間。仙家能縮地，神力更移山。峯
迥廬分筆，池深蠹破瀾。主人餘道氣，拄笏看雲還。

石城院中遇雪

比雪何從得，相期到五更。氣消炎海瘴，寒益栢堂清。盈
竿空中色，虛簷靜裏聲。草根融濕處，春意已分明。

度中泉亭新成

徑幽雙鶴引，池轉一泉分。清磬僧留月，虛堂客卧雲。焚
香誦秋水，調指入南薰。鞅掌何爲者，吾今已離群。

同曾少岷宿龍岩寺

丘壑聊乘興，乾坤共此行。草烟經客少，花氣入春明。鑿

石通雲路班荆重友情覺緣從一宿悟理到三生山色
如禪靜泉音似梵清地違心賞在回首憶同盟

焦山

潮迴楊子六鰲還海若江靈共閉關只恐金山遮不住
更於山外着焦山

出都門

青瑣朝辭拂錦鞵苑雲宮樹故依然孤踪去國忽千里
長道多情憶衆賢世事論心真白日美人回首隔青天
玉溝流水長嗚咽送離聲下白川

庚寅從諫省出佐藩府登黃鶴樓

天上承明暫賜閒偶來朱閣伴名山神遊胥水扶桑外

身在白雲黃鶴間左右雙湖浮斗極乾坤五嶽奠烟髮
有時橫笛吹明月指點漁舟江上還

偕趙大叅孫楊二憲使宴凝翠亭

眼前世事不須猜剩有幽軒破碧苔流水豈妨山色定
客車間聽鳥聲來雲間僧去無階級樹裏歌傳有酒杯
離合一拚今夕醉與君乘月上高臺

和董璜淡

高懷乾九定飛藏獨立清秋萬木蒼湖海英菁新結社
文章山斗舊登堂車來花下人爭看坐入鷗邊我亦忘
聞說含生終有意使是朝夕動江鄉

秋日登鐘鼓樓

碧檻朱甍勢欲翔，憑虛千里出冠裳。
山前雲影亂飛雨，江上秋聲到夕陽。
古木陰森追釋子，高樓縹緲憶滕王。
繁華寥寞俱流水，莫遣清樽負菊芳。

贈符韶州

滿目江山見此翁，清泉白石照丹楓。
身緣許國曾招隱，語到驚人合送窮。
落落堦前鳴海鶴，冥冥天表縱達鴻。
曲江春色深於海，花底詩筒莫放空。

遊天池時癸亥八月

幽寺竹林過碧澗，香爐石刹背青郊。
雲浮晴旭峰巒入，葉下秋原杖屨高。
歲月淹留堪小隱，江山寂寞戀同袍。
從今分得岩前地，擬製長錢手自操。

再戍城北樓

桂棹蘭橈送百壺夕陽樓閣輞川圖雲飛野水情俱遠
月出青山興不孤夜靜魚龍眠窟宅秋深鴻鴈滿菰蒲
江城此夕聞清吹應有高樓念客途

小集東湖分韻

高天送遠眸清江落木影悠悠慣於作客知時晚
何聞樽竟日留南國尚懸徐穉榻西山倚仲宣樓
洪濤渚鴈俱秋興不盡高雲塞北愁

贈祝叻嶠憲副之松潘

鳥道盤空出旆旌使君行處我曾行朝雲未起山浮翠
秋雨一收江放清不作橋邊愁萬里祇應天外復三城

千峰雪霽管門靜此去蒼生繫重輕

葺小圃書花竹水石四絕

花開小圃貯春深小徑花香信步尋
斫盡繁枝花更好
莫教蟲蟻蝨花心

新篁一曲不盈餘百尺竿掃碧虛豈是淇園兩般種
却因蕪猥盡刪除

小鑿一方成沼澹放開千里便江湖
勤操畚鍤時時浚
那管人間旱澇無

如拳小石柱鴻濛原屬媧皇點綴中
俗眼莫將容易看
他年還有補天功

贈高時齊三府述職

昔我遊西川得遇董大夫威嚴凌山岳清澈同冰壺百
司受成式萬象蒙昭蘇我時困澆嫉公義勤匡扶別來
三十載夢寐時與俱高侯佐吾郡宦履猶坦途細訪題
公婿玉潤有以夫吾邑本江鄉况當兵燹餘侯來頻撫
字沐德如騶虞柰何適述職欲借無由呼聖明方御宇
殊擢理不疑願侯崇令德慰我長相思作詩擬甘棠蓮
杖歌長衢

七十自慰十首兼呈友人

年更七十倍歡欣爲少生年七十人糲飯布袍都是福
出行水宿盡皆春稍有生涯堯舜世絕無閑累水雲身
從今往事都拋却更覺朝朝耳目新

年更七十倍歡欣昔日工夫減萬鈞無限意頭都打疊
一時風月任追尋堯夫只有天堪問遽瑗更無非可陳
飲量平生最云窄也能深淺不辭頻

年更七十倍歡欣回首當年憶茹辛有拄杖時曾問路
絕舟航處始登津看華空裏終成幻識寶身中始是真
傳語探珠滄海客莫將囊篋競奇珍

年更七十倍歡欣曾向先天識典墳物我本來元一體
知行何必更岐分聃老解消繁縵障釋迦仁備策訓誥勲
若逢王道昇平口矢狄如何敢犯君

年更七十倍歡欣生後成周意念存間黨聚時親禮樂
桑麻密處長鷄豚盡從三物通名教何處群黎有敵民

古道不行今已矣空將方冊詠遺言

年更七十倍歡欣勘破當年傳註文動省靜存安有二
明先誠后若爲分義襲有成終小道化裁無體絕人群
千年墜緒誰能理賴有良知爲解紛

年更七十倍歡欣了却人問嫁與婚耕鑿但今循舊業
搜探猶可坐黃昏不將賦役煩官府賴有詩書教子孫
齒髮已衰筋力健杖藜分得野人暄

年更七十倍歡欣幾度生身幾度新曾向文章揖韓柳
更從濂洛拜元淳始知心外元無易方信天邊別有春
俯仰兩間湏自了莫教夕死愧蒼旻

年更七十倍歡欣喜有遺編啓後塵口義僅能存孔卓

象原兼可悟義真敢因讓齒稱先覺自古傳經問老人
容勿真將芻狗看要知芻狗寄深仁
年更七十倍歡欣况復餘春尚可尋壺榼蒲前都俊彥
衣冠可着夏雲林儘拚盡醉消閑日且共開懷稱賞心
記取一旬還一賞十年前已荷高吟

百子圖行贈三府唐湘岩

水蒲陂岸苗映綠陽溪老子攤書讀忽聞剝啄誰叩門
湘岩有書寄空谷吾邦別駕駕湘岩賢曾更山陰選大錢
謂宜英計首庶善云胡公道垂媼妍憶昔君侯下車日
偶因視篆來江邑江鄉桃李滿謳歌費校書我富篇什
至如愚者最無能禮致函筵谷後生教言精義傳墓鏡

一時紙貴洛陽城神明太守義河公與侯結契猶弟兄
鉅筆宏詞冠篇首欲使善教昭無窮人生聚散何忽翁
義河歸田侯轉轍鄉人好惡古無憑須信知音在賢哲
側聞 天子重明謨秉憲徐方起義河家食如侯諒不
祝聊因百子詞

贈斗南黃同年起用棘寺

與君昔日住天邊回首相看四十年今日君還天上去
好將霖雨沛林泉

扇頭小圃

丹青兩三筆便有無窮趣忘却本吾家却欲移家住

贈南屏同志

珍重 江管夫子廿年聚首豈徒然
豚子謬承衣鉢許
危言高出兎魚筌
一杯藉手青燈下
千古論心白髮前
抑戒定知還有繼
異時當爲武公鑄

偶成

仕智與力有時而窮
推心待人千通萬通
得脫且脫得過且過
如此要成百無一箇

張餘峰憲副見訪

偶行郊外訪深春
報道荆扉有好賓
不知分手從何日
忽謾操舟訪故人
池邊綫切霏新
膾林下樽開酌舊醇
珍重好音還惠我
固應什襲更書紳

聖節

帝城朝日射天門瑞靄氤氳繞至尊象隊甫交鞭暫靜
鴉班初散珮聲繁江湖久去形容老禁闥空懷疏草存
獸舞鳳儀今日事遙從野老拜君恩

六十

六十歲外精神不完如彼燈油漸燃漸乾寶惜愛養多
活幾年一念差錯永劫淪湮戒之戒之死在眼前

自修

揖生有道順其自然蓄精頤神節食寡言時時利物念
念返源天覆地堊莫使心遷慎之慎之便是神仙

七十

七十以前尤有強制七十以後更無疑慮欲來而來欲

去而去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不離萬緣超然實際

養生

養生之法隨時酌量血氣既衰減節爲良腹所不受口不可嘗如彼明禪貴其馨香冲和圓融保此真常

閑居雜詠八首

百年事業人俱有一霎工夫我自珍雪月風花何意味
校量模擬費精神楊雄已悔雕蟲淺曾子方知江漢真
何事步趨追李杜不將光燄潤吾身

尼父當年啓衆蒙韋編三絕也須攻不緣規矩窺群妙
安得方圓禪化工卓爾淵源存博約躍如肯綮在磨礱
若云直截便可到依舊瞻前忽後中

卸却平生襍織衣白雲深處自支頤人間莫試屠龍技
林下閑看逐兔兒自痛自醫聊按抑牛呼馬任希夷
新醅不負黃花約且向高岩進酒卮

小結幽亭傍水濱更蒸花竹競芳辰虛明已得能忘老
風雨不來常占春撫景獨看雲物變會心更覺鳥魚親
人生俯仰有何事不負皇天不愧人

良知點破千年誤解悞良知有幾人剪綵蒸沙都屬假
隆冬洵處始生春

稍有知時身已暮更無窮處事還多誰能抱却心源老
留與人間作逝波

武將精專能沒羽野夫機動却驚鷗神通都不由人做

物格如何可外求

漢文已選寧湏續行義無餘補謂何嘗醫若能知鼎味
聖門六籍已云多

時事四首 并小序

子閒居得近事四條皆有益時政可備採擇者輒效
元道州春陵行之義每事作口號一絕各疏其下冀
觀風君子或有取焉

其一

春插趨公擁若雲導河銀兩只空聞年年編剩徵收苦
開濬何曾動一文

開河自有得利人夫不心給銀若有重大工役只宜

臨時取辦亦不必著爲定額歲歲徵收以困民也導
河銀兩設本意爲民省開濬之費然自立法以來五
十餘年有動支以開濬者乎他郡邑不知吾邑無有
也就今有之適供督役人侵漁之資其及民者寡矣
此之謂名之征與其取之而予不若不取之爲省事
且均徭可輕而無收頭賠賧之苦仁政之大端也

其二

傳語諸公莫近名催科撫字合特平緩征豈是非良法
糧役傾家亦緩征

吾邑淳厚舊無逋征每歲十月開倉盡冬而足適因
歲荒上之人有好名者曰吾寧破糧長一家不忍徵

也不知派糧有額徵糧有期明著律令果應觸免自
應請諸撫按轉爲奏聞糧長何罪而破其家哉此說
一行奸頑者相沿以爲口實遂至通頓成風未及數
年公家積逋不知幾萬而糧長貽賊不與焉上戶既
傾乃選中戶朋充率四五戶明一役尤有傾家之患
迺今則中戶將盡可朋者鮮矣民窮者盜起下撥者
上危易之剥卦剥足剥辨遂至剥膚可不慮乎痛懲
積習可也

其三

民有情兵月有銀精兵空月好寬民崇深豈藉消埃補
一處春生處處春

自海上兵興以來繼以大工常賦之外有海防有工料又有精兵而他役不與焉比常賦增過半矣然皆不容已者民亦知之所冀上之人推心其間可寬而寬可已而已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者也精兵扣減空月其法極良然徵之于官則其困更甚又不若棄之于兵之爲愈蓋此一項銀係各兵自收空月乃收存之餘雖付之名無完理而每歲於均徭正役之外要添三四收頭使之賠贖中戶要破三四家官府亦無可處所以此項銀宜暫停止待有事照舊付兵自收此官民兩便之策也

其四

官倉有額稽官稅水利何人問水曹湖水一潮沙一筭
至今沙比水田高

吾邑瀕江潮沙易壅故添水利之官歲開濬之他郡
邑所無也邇來水利不修諸港壅於久矣旱潦無備
田野日蕪徒責其稅之不完而不究稅之所從出雖
欲不困不可得也今日興利之策水利其先乎因所
利而利之則雖勞而不怨有田有租則雖征而不困
如是行之而又寬其可省之徭焉豈惟一邑賴之將
東南百萬生靈並受其福者採葑採菲母以下體其
是之謂乎

贈邑侯杜慎齋築楊舍城成帳詞并調

伏以崇墉屹屹經綸資攬轡之賢江漢滔滔寧輯藉
憑河之彥惟茲楊舍實古暨陽沿革相乘歷漢唐而
逮宋誰何有賴控吳越以臨楊歲久禁疎時平爨作
請立衛請立縣曾憂突曲之新謂可有謂可無徒築
道傍之舍遂致彼倭之長噬竟成此邑之深瘡時危
而英俊生水潰而隄防立將成大計必有偉人恭惟
我邑侯杜父母先生大人家承詩禮之傳業擅幽燕
之秀金臺勸駕全收鷺嶺天香玉陛傳臚早占上林
春色分符聞喜仁試牛刀移署澄江賢推霜簡瘝侗
在念已深撫字之勞衣初興懷更切安撫之計遂截
江而作界爰畫地以爲城許謀仰契于臺端長策逞

飛于閩外雲間萬雉魂消海島之鯨鯢營列千貔氣
壯天朝之鎖鑰兵革消而春農試群黎深尸祝之
詩書盛而禮樂行多士沐菁莪之化仰陳短調用上
絃歌

築新城截業萬仞臨滄溟恩波滉漾光藩屏領取扶桑
日明鯨鯢遠遁妖氛平天顏喜指日來徵百年遺愛長
江清

右調謂金門

書

與林念堂巡撫書

甲惟士之處世苟有志于道不求當世有道德者而就正

之非也幸遇有道矣而或勢分之相懸地里之相隔無
雖有願見之志而無由乃若明公之在今日其爲有道
天下之所共知也而又撫臨茲土迺者節鉞省方辱蒙
不鄙而錫之寵貺則明公之於僕又非以勢自崇遠邈
而不可即者僕雖愚昧何爲而獨無願見之心乎顧山
林之人無故旅進于王公大人之門以辱其下交非自
重之道用是有所不敢也至于道義所在發於秉彝之
良而不可遏者則又自謂雖日進見而不爲褻雖日以
言求通而不爲冒此僕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僕少竊
有志於學其於訓誥之言服膺亦有年矣道非心得動
輒得咎意謂聖人之學不若是之固且滯者中年訪求

師友得聞致良知之說始知昔之所學口耳之學也而非心學也昔之所知聞見之知也而非良知也自是稍知悔悟一言一行動必求心則平生所學若馬之就御勒種種色色無不與心合者歸田以來二十餘年日與諸友切磨浸灌其於四子之言頗能縷析而條分之矣竊又思人之爲學苟以心悟則觸目皆心孰非可悟者至如六經之中惟易無言語無文字以象示人其心悟之要機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蓋以心悟之學教人也輒復離去文字日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反求之庶幾若有所得可爲就正地矣然斯道之在天下非身係斯世之望者言之未必信身係斯

世之望矣而或不當其任則信之亦未必能行當今之時係斯世之望而又身當其任者明公是也矧公昔以心學垂訓既已形之奏章允諸行事播諸天下之人矣茲報政有期不日入佐天子方將以其學輔成君德扶持世教則言之而信信之而行者孰有過於公乎而區區不泯之志捨公其誰就正子用是忘其固陋哀集所聞表演成帙謹上諸左右以爲受教地焉倘燕聞之中時賜清覽苟有可採收而用之矧涓涓之流不爲無裨於大海矣夫僕之求通於公者爲道一耳非有所干也不之他達官貴人之門而獨之公者以公爲知己情之所不容已也而非有所私也此學之不講惟東南爲甚

呈覽之外別致數帙冀公推而廣之以諭同志使斯上之學者先被公之教乎此則區區一人之私亦公之情所不容已也外近稿三通羽翼管見并上覽統惟進而教之草率上干無任隕越之至

與蔡春臺太守書

去歲辱手教兼示治蘇條約捧誦間不勝佩服蘇習之弊久矣不賴高賢以身爲教而又委曲開導俾知嚮方誰能正之聖人云朞月而可非虛言也久欲瞻拜緣衰朽多病未能出門謹具短啓頡人賁上少布候私伏惟台照僕靜觀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惟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續折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

畧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向者所呈粗見梗槩而歲月侵尋莫之能遠也茲復會萃成編上諸左右倘有可採推而行之其亦仁政之一助乎吳中學者聰明倍常然多用之於詩賦至語及性情則茫然厭聞因而導之亦對病之藥也別啓奉念堂公亦是此意二公皆當世偉人相與贊成以明精一之傳則千古心學之緒不難繼矣草草上干不宣

與何吉陽少宰書

接盛使兼承平教知垂念桑梓且不遺朽拙慰藉惓惓感荷曷已僕衰老殊甚今歲三小兒偶預恩貢輒復暴亡哀傷之餘無復有意於人世矣顧念此學之不明昔

日與公期相推挽而力不濟心莫克自遂有負厚知也如何邇來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冀傳之來世以俟知者而未知天意如何也謹奉一冊請教左右李義河貴地之望并具一冊附致之困頓之中勉強奉酬萬宥卓率

與李義河憲副書

前歲聞公榮擢之報知奉太夫人之命而出不勝喜慰嗣又聞風木之變繼以哀慘然在人子之情亦可少慰矣士君子之處世出與處而已若出處盡道忠孝不虧又何憾焉矧公修之家教之國者無愧古人推之天裕如矣父之便缺於起居偶值吉陽使者之便謹附候

私僕衰老殊甚今歲三小兒得預恩貢又復不幸哀傷之餘心緒無聊草草布情伏惟原炤外小書近稿請教統祈鑒悉

與林石溪書

聞諸公借重高賢喜其喜甚此道乃生民命脉決無淹沒之理然至于今日而始明者諸公扶持之功豈不可誣也精一之傳本如日星而使漢儒訓詁之學掩覆昏黑使有志之士如行霧露中以訛傳訛述不自覺區區至老始尋出一頭路不_心至人自分終身埋沒矣蓋性仁者宜在高位其澤易流入我國朝將二百年有我楚侗之擔當者極爲不易得僕誠爲斯文慶幸不自知其

言之僭也昔韓子有云使其道由愈而粗明雖死萬萬
無憾致意楚侗勇往爲之恐科舉事畢必將高轉則此
學雖明未必如今日之的確須爲世道一留意可也區
區口義諸說頗亦自信如以爲可用嘗印數部以備收
採外具一二以爲先容草草不盡

擬論時政書觀政禮部試題

竊聞之天下之事不可以執一議也禍福之來萌於毫
釐而蔓延於無極惟得其幾以圖之則無將然之患矣
昔之君子圖難於易而天下不見其功及自玩忽忘觀
之而後知其功之大也史稱文景爲君無可書之事房
杜作相無可紀之功自今而觀其所爲者孰非圖難於

易者哉今天下之事雖未甚壞而禍亂之萌亦有其幾
識微知幾之士雖已深防而預圖之而千慮一得尺短
寸長者亦未可以蓋棄也大抵今日之弊在於國體未
裕法令未一名實未辨財用未公貪污未殛邊籌未慎
而已何謂國體未裕夫國之將興不必闢土攘遠也必
有優裕從容之氣象焉其將亡不必蠻夷寇攘也必有
促迫煩苛之氣象焉故古之君子不徒務其必然之功
而恒養其優裕之氣象所以爲國慮者深也今朝廷內無
強臣跋扈之虞外無夷狄竊發之患固宜敦龐優裕如
古唐虞時矣而民之窮急愁苦往往若不聊生者何耶
朝廷所以防禦其下者甚密而下之畏罪者愈甚是以

不得行其從容之見而惟法之拘既拘於法則不樂有
爲凡百經營無永圖矣是以視官守猶逆旅待百姓若
路人民生不安良由於此欲國體之裕得乎老子曰其
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今固未然其端
則已見矣爲今之計而不崇寬大禁煩苛養從容戒急
迫未見其可也何謂法令未一朝廷之所以禦其下者
政令也民之所以信其上者亦政令也昔之善爲政者
有慎於初無改於後所以一民之觀聽也觀聽一則趨
向專趨向專則政令成而朝廷之勢達於天下何者以
其不可易也今者政令之發或已出而復收或遂行而
中止因革紛紛靡所底定將何以示信於民乎雖或革

者之是因者之非然民心至愚難以理論彼見前事之不常安知後事之不復改也亦將僥倖其不行而苟且從事矣民懷苟且之心天下事尚可以行其政令乎哉此倒持之端喪斧之漸最所宜慮者也何謂名實未辨昔之論學術者多矣然皆好惡成於一時而是非定於萬世未有如朱陸之辨至今紛紛者也今之厭繁勞安簡便者類以陸子爲宗而其逞辨博騖馳逞者又竊取朱子之說此二者皆非其實也夫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而朱子之學主居敬窮理是固殊塗同歸學者苟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朱子之學是即陸子之學

非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今之學者果有得於此乎？務
枝葉者，賊本根，悅皮膚而遺骨髓。此以彼爲荒唐，彼以
此爲淺近，紛紛議論虛名，是崇要其流弊，皆將不免不
知辨此而欲明好惡正學術一道。德同風俗，難乎其有
成矣。何謂財用未公？天下之利生之在民，制之在君，有
生而無以制，則其利不可行；有制而無以生，則其利不
可成。何則？利者民之所趨，使人各得其所利，則吾因得
以運其宰挈之權而上亦利矣。姑舉一事言之：國家幹
制海利，使民入粟於邊，受鹽於官而輕其估，是以民獲
倍稱之息，國無飛輓之勞，鹽無壅滯之患，而三利兼得
也。今之議者動以征商抑末爲言，使富商大賈無所牟

利珠不知商賈無利則召募不行矣召募不行則轉輸之勞飛輓之費官當之矣以彼所得償此所失能相當乎事必經久法貴通融可行於已不可行於人君子不爲也可行於一世不可行於千百世君子亦不爲也今當財用殫急經理方殷之時凡百經費皆宜深慮者也即盜事而他可推已何謂貪污殫聖人立法有經有權經者一定之常權者不測之用今盜賊殺人責其償死而貪污之吏加以貶黜可謂有定法矣然盜賊或有追於飢寒陷於不知者其情不亦輕乎州縣之吏食君祿爲民牧而以掊克殺人其情不亦重乎聖人於盜賊而加以流宥之法所以原其情也若貪污之吏至於貶黜

止矣獨不可原其情而罪之乎文伐崇而王威烹阿而伯今天下之民困於培克死於箠楚者徃徃而是苟不一正典刑以懲其愆彫瘵遺黎將未知息肩之所也何謂邊籌未慎朝廷行事必慎機宜邊臣料敵當知利害何則昔趙貪上黨之利而兵覆於長平唐信平涼之盟而將辱於土蕃何則無故之獲有道所憂也甘美之言機穽所伏也今土魯蕃來獻哈密之地譏者必以故地之復爲喜然虜人多詐安知不以此嘗試朝廷乎蓋彼見我既失哈密屢以爲言而又料我之終不能守也故爲此以覘吾之舉動吾誠受之則予奪制於彼且將恃功邀求徃來窺覷拒而不受則謂我爲無能且得沮我

之言而求通於我矣王者雖重絕人聖人亦賢先覺今
邊儲未實守備尚虛豈可輕於舉動不有以逆折其奸
哉宜考漢屯伊吾唐置伊州故事或棄或守內計先成
然後與其遷善以開其入貢之途示之約束以杜其窺
覷之漸使彼知吾國有人吾邊有備然後練兵積穀先
發制人庶幾爲可耳凡此皆目前之急可見之形雖於
國計未必大有損益然事無嘗形理有定在爲治之道
期於修補綻裂支柱傾斜裁割就正措天下於平安之
治而已後時而不爲者謂之怠先時而爲之者謂之激
激者啓冢怠者後時不激不怠審度時宜今既有其幾
矣是以願有言焉

藝文類稿續集卷之一終

與宗兄方山提學書

僕林居簡出雖與兄宗黨相連且又同郡而不獲以時相見時于簡編中得觀高文心生景慕而已至于析義之精非簡編所能盡者亦未必知也近見考亭跋語不覺敬服因是有一二事欲就正于左右者然皆兄所見教者也兄謂大禮諸臣情有可憫此意僕藏之胸中久矣夫諸臣不苟一時之富貴至于痛哭殿庭者豈得已哉不忘 太祖 成祖之德之心也各伸其所見以輔成

先帝之孝之心也是心也發于至情豈禮法可得而拘者哉譬輿殺人舜爲天子惟知竊負而逃求其心之安

而已矣論臣所論未暇究其是非至其忠愛之心有不
容泯則一也兄苟知之能不爲一表揚之乎此僕之所
望于兄者一也兄又會曾石塘徑埋河套具有條貫假
以歲月必可成功此皆兄所親見非傳聞者夫介溪桂
洲二相以權勢相傾介溪知先帝厭兵欲附會桂洲
關邊之罪以激先帝之怒而成其私遂使御史盛唐
徃勘之唐嚴氏黨也而任其事者石塘也唐承嚴氏之
意煅煉成獄以復于上而石塘之罪亦不能免此予不
惟僕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至于石塘之功與其爲
國之心則惟兄知之雖僕亦未必知也况天下之人乎
夫善人爲國家宣力不幸而其功不明其心不曰已足

悲矣况徇奸人之文致反以其功爲罪并其心而昧之
哉其功明則其心白其心白則傾陷忠良者無所避其
罪而爲善者亦得以自白于後世矣石塘爲人喜功名
尚氣節兄既知之亦當爲表揚之此僕之所望于兄者
二也昔人謂史官之權與宰相等夫宰相特操一時賞
罰之柄耳若勸懲萬世豈史官比哉兄以爲何如甲白
其二書

辱慰佳史伏枕中令兒日誦二卷得聞所未聞不覺心
志爽然且筆削之工辭約而義精微顯而幽闡真丘明
已后所僅見者且因是於僕平生有所感發蓋僕素志
爲謂士君子立身在朝則當思所以行在野則當思所

以藏行者行其道也藏者淑其身也故忝列制科偶被
顯擢輒萌報主之志然而題諸選授者乃權貴之臣也
則又恐辱身權貴之門不欲受其汲引故入科甫二十
余日即有所論而所論者謂當斥遠方士不當使與以
近侍之臣表祀爲奸也又謂進退大臣宜以禮不當使
小人阿附權貴承順風旨輒妄劾大臣而圖代其位也
此時自知孤踪必以觸忤獲罪然或因此而使後之人
知有所儆不敢罔上行私則于國是不無少補此微意
所在不敢以告人者所謂願爲行義者此其意也我朝
祖宗立法有軍則有糧而邇年以來軍伍食缺宜糧有
余積而反不足者其故何居故僕兩任兵官輒釐正之

而轄州一衛侵冒軍糧歲至七十余石且倚托勢豪曲
爲庇護當任者莫敢致詰萬或請托不行有如僕者輒
中傷而去之其弊至今猶然得失有命固非僕所容心
但冀後之君子倘因是而知弊原所在或取鄙意推而
行之則于國計亦不無少補此又微意所在未常以語
人者其亦願爲行義之益乎乃若立言一事雖非僕所
敢知但林居無事則心有所疑自有不容已于言者如
易之爲經本以象示人無言語無文字雖文王周孔之
聖亦觀象而得闡無言于有言故許謂之繫譬如日月
星辰之繫于天但以精氣相推盪而不以形相比屬故
能變動不居運行無滯太玄潛虛全說象繫固不足道

至如傳誌諸家繹其辭而不本于象雖大儒亦然則易非易之本旨也故僕爲此書因象以玩辭因辭以求象務使三聖之言與象通貫爲一故自任不疑而直題曰易象大旨自謂可矣質諸前聖而無疑者其余管見數通如大學古本之類則前言以及僕特爲之敷衍其義而已此亦所謂願以自淑其身者乎此意沉淪日久已無望于世之知我者矣不意仰觀高論輒復洋洋譬如復之駒望百樂而長鳴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又聞欲于古史之外更博採時事以續通紀故復不自揣量輒上知記室以備採擇外小書三冊亦雅志所存倘燕閑之下俯賜清覽倘有所採亦竊有余幸焉老眼昏花不

能出戶謹佈起居之私伏惟台始并宥狂瞽不宣

與陸五臺少卿書

昨者邂逅倉卒甚愜素懷第畧刻有限不得終教爲此
歉歉次日行速又不及一拜負愧良深方今海內同志
如辰星之落落如吾丈者豈不爲時重耶僕少有志于
學中年以來始得聞陽明之說不覺恍然有悞然猶未
敢自信也歸田後幾三十年矣日與諸友講習于菴院
中則陸經四子之旨與陽明所謂致良知與諸形合一
古本大學之說無一不相合者乃知聖門嫡傳真確在
此雖欲膠固守舊而不可得也不意諸友抄錄駁以成
帙而吾郡別駕冉公又取而刻諸邑中至于前歲巡撫

念堂林公與今兵憲春臺蔡公又刻之于姑蘇雖未敢
自謂有得然由此而尋陽明之蹊徑亦庶幾有端緒矣
昔者韓子云軻之死不得其傳而又謂荀揚之書擇不
精語不詳僕深服其語以爲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
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
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徹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
以四子而意始完豈非詳耶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闕
一也若孟氏以後更歷千年而有明道有象山有陽明
可爲精矣而享年不永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
詳不可得也至于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
然改易孔門大學而以格物爲窮物之理集義爲事事

求合于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故僕斷然以韓子之言爲不可易而于陽明之言理析條分以求至當者意蓋在此此書板今在蘇州府中吾丈試取而閱之以爲何如又二氏之書僕亦嘗致力于此蓋吾人之身于氣質上受病極多人身有病須用藥攻之而後五穀可進二氏之書應病之藥也氣質受病之人而讀之譬如病者而得甘露豈不快耶然病去自當進五穀學又無所用矣若病去藥不除又成藥病故愚不敢爲吾丈道者不敢以藥進諸無病之人也若有病之人用之自無所害此僕所以敢類進于左右冀吾丈覽之轉爲有病者告也偶便草草

奉聞伏惟台鑒幸甚

與總制王鑑川書

甲子歲蒙王尹賁示手教兼之寵儀領佩之餘得審道履多福無任浣慰第山林托跡修譟無由耳去歲得聞清漠殊勲光前絕後喜劇殊深恨不能奮飛左右一伸下懷也適康生遠臨恍若天墜迺知大君子垂念知已欲使有聞繾綣之懷不約而同有如此也又得詢道履審知經畫始末盛德如面及捧誦手教知建功之始群議沸騰賴明良協心克底成績成功之難自古如此昔周宣之時內有吉甫則南仲得以成其功憲宗之時內有裴度則李愬得以卒其業故曰非常之役黎民俱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自今觀之不動一矢不費斗糧而措邊鄙百萬生靈於衽席之上使之安生樂業以耕其所不耕之地不勞飛輓而富強日積其爲功効當何如耶中令見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煩賢者苦心耳然士君子得君行道又豈暇爲身家顧慮耶近又傳聞西北諸夷慕公威德亦皆次第納款而河套地方亦在數中果然則偉績無前而英衛衛霍之功皆不足言又不但通道九夷入蠻而已保我子孫黎民以爲社稷無疆之福可勝言哉威寧新建樹功一時而俱享茅土之封以公方之公論不遠矣聞令嗣以登秋榜次令嗣亦班列宿衛此受封之漸拱候拱候僕衰老日甚得親感

事尤能舞抃爲朝廷得賢實謹具短啓小詩附康生轉
致伏冀倍深調燮以福華夷無任祈懇之至草率起居
統惟台照不宣

與春臺蔡兵備書

甲無似於知道者無能爲役然管窺其間亦有年矣不
意晚年得遇知己謬蒙拔錄且爲推行既梓諸東南惠
我多士而公又轉教西北并將推而行之此乃天意非
人力也其斯道大明之一機乎夫致知格物之說夫子
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
善即致知也所謂誠身即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
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即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

則述師傅而脩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爲感物彰彰明矣朱子解此章亦曰乃子思所聞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何獨于經文而以格物爲窮究物理捨吾之心知而求諸口耳之知不求諸內而求諸外乎孟子當時亦爲告子學術求義于外故以良知良能別之此如虞廷以道心別人心千古而下竟動不得陽明獨得此意故以致良知釋致知亦虞廷之意孟子之意也管見無他獨有得乎此而已夫論道與時尚不同論道者求通于千古千聖傳心之意也從俗者遵制于一時爲下不倍之意也述若相反而理之所在心實相通今日科場之文漸漸返古日趨于理非

陽明之功而誰之功乎道待人而行漢儒章句之習至
宋周程而變然而格物之意尚未明也至我陽明以致
良知發明之而口耳之說遂不得行此又一變也今公
奮然以斯道爲己任安知非旋乾轉坤之機乎老眼昏
花謹拭目以俟知台駕將行甚欲操舟一送但暑天不
能動屢懷仰方深返辱賜儀遠加益增感愧然古人所
貴相諒以心若僕之于公雖謂之朝夕侍教可也敢以
形迹自外哉使者行促據案草草情不能盡聊附數言
奉謝伏惟台照前途有便得賜平安二字足矣